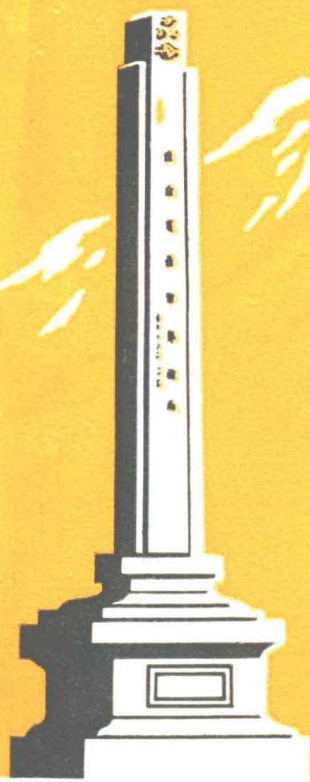


龙岩英烈

第一集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龙岩市人民政府民政局 編

龙 岩 英 烈

(第一集)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龙岩市人民政府民政局



郭 滴 人



陈 明



邱 金 声



谢 景 德



罗 怀_盛



张 旭 高



张 涌 宾



邱 梅 发



王 涛



林 野



谢 宝 萱



王 博



张 溪 兜

（本集尚缺陈国华、胡少海、李联星、邓潮海、张双铭、吴作球、陈阿细、陈客嫫等烈士照片）

前 言

龙岩，是闽西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也是当年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龙岩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三千六百多名党的优秀儿女，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前仆后继。革命先烈的鲜血，不仅浇灌着闽西大地，还洒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留下无数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据初步统计，全市烈士计三千六百八十四人，其中县团级以上领导约四十人。龙岩的英烈来自五湖四海，著名烈士胡少海、王涛、陈阿细等均在闽西龙岩献出宝贵生命。

龙岩城西虎岭山上矗立着庄严的闽西革命烈士纪念碑。我们编辑出版《龙岩英烈》，是要在人民的心里树立起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龙岩人民革命史，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写成的。把革命先烈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变成我们每个人心里燃烧的火炬，激励着我们在四化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目 录

闽西伟大的革命者

——郭滴人烈士传略……………郑学秋（1）

功昭日月 气贯长虹

——陈明烈士传略……………陈仙海（11）

血染大地发春华

——胡少海烈士传略……………张兆声（17）

英勇机智巧周旋

——谢景德烈士传略……………

……………郑学秋、陈亚芳（27）

威震敌胆的虎将

——邱金声烈士传略……………郑学秋（36）

农运之杰

——李联星烈士传略……………占国充
李汉英（47）

血染闽西大地 光昭湘南河山

——王涛烈士传略……………章宏九
李炳鈞（65）

军史留名 英魂永悼

——林野同志传略……………赖丁生（74）

丹心铁骨映龙川

——罗怀盛烈士传略……………林奇英（78）

威武不屈的人民英雄

——谢宝萱烈士传略……………郑如新（83）

威武不屈 气壮山河

——陈国华烈士传略……………陈仙海、林奇英 (89)

憎爱分明 为民谋利

——张双铭烈士传略……………陈仙海 (93)

高风亮节 矢恶如仇

——张涌宾烈士传略……………郑学秋 (100)

英烈风骨范后人

——邓潮海烈士传略……………赖丁生 (106)

鞠躬尽瘁为人民

——吴作球烈士传略……………李炳鈞、黄东强 (110)

横眉冷对 视死如归

——张旭高烈士传略……………陈仙海 (117)

铁骨铮铮正气歌

——邱梅发烈士传略……………郑学秋 (122)

临危不惧斗敌顽

——陈阿细烈士传略……………章宏光 (127)

树在千秋传后人

——王博烈士传略……………张兆声 (133)

临危不屈的女共产党员

——张溪兜烈士传略……………
……………邱炳皓、林奇英、陈仙海 (141)

烈火中永生

——陈容熙烈士传略……………林奇英 (147)

闽西伟大的革命者

——郭滴人烈士传略

郑学秋

郭滴人烈士，原名郭尚宾，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八日生于龙岩湖洋乡。其父郭荣章是个温厚勤俭的佃农，所生几个子女，多因生活困苦而夭折，仅养活滴人、滴海兄弟两人。滴人从小学习勤奋，在校成绩辄列前茅。

小学毕业后，郭滴人因家穷上不了中学，就到漳州叔父郭涵波的小杂货铺里当学徒。以后，在叔父资助下考入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就学。在学校里，郭滴人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许多进步书刊，也撰写了揭露现实，抨击时弊的文章，在校刊和报纸上发表。一年后，学校闹风潮停课，学生都散了，郭滴人也于一九二四年回乡任族办的新积山初级小学教师。曾组织各校老师，发动学生和农民，手持“种烟必拔，包捐必杀”的纸旗，在湖洋、赤水、石埭前等乡进行抗烟示威，反对军阀赖世璜逼种鸦片烟，斗争取得胜利。

一九二六年春，郭滴人得到朋友的资助来到厦门中山中学，找到老同事陈庆隆。时值中共广东区委派罗明到厦门招

收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郭滴人、陈庆隆等闽西学员考试合格，同赴广州学习。六月，经李联星、陈庆隆介绍，郭滴人在农讲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九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农讲所提前结业，三百多位学员奔赴全国各地。郭滴人与陈庆隆、李联星等八位闽西籍学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到北伐军东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十月，东路军收复闽西。郭滴人、陈庆隆等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福建汀漳龙办事处岩平宁分处工作，领导（龙）岩、（漳）平、宁（洋）三县的农民运动。他们在龙岩城郊创办了岩平宁宣传人员养成所，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並吸收进步青年陈国华、谢宝萱、陈柏生、陈品三、罗怀盛、陈昆照等入党。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龙岩县总支委员会成立。陈庆隆任书记，郭滴人任组织委员。这是闽西较早成立的一个党组织。郭滴人与陈庆隆在考塘乡、湖洋乡建立农民协会，摸索出一些经验，然后陆续建立起各区乡的农民协会。

在一次湖邦区农协大会上，农友们在讨论减租减息问题时，国民党右派郑菊人竟然说：“你们的本分就是种田。地主租给你们田地，你们就老老实实地耕种，只要不妄动，有什么困难，地主是会怜悯你们的，也会帮助你们的。”郭滴人当场予以驳斥：“农民整天辛苦耕作，吃不饱，穿不暖，卖子借债过日子。地主不劳动，手白脚嫩，作威作福，到底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接着，郭滴人带领农会会员游行示威，地主惶恐不安。

他们又帮助城区各行各业建立了工会。省立第九中学是龙岩仅有的一所中学，郭滴人指导该校学生建立学生会，使

这所学校后来成为暴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郭滴人还和陈庆隆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支持国民党县党部左派青年陈国华、陈树槐、倪天长和国民党岩平宁政治监察署专员张旭高等人开展工作。当时的工作重点是宣传、组织群众，打击、摧毁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他们召开了龙岩各界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农民代表最多，店员工人、学生和妇女代表也有一定席位。会议通过了限制封建剥削，实行“二五”减租、对半减息；废除不合理的学徒制度；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禁止纳妾，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严禁算命卜卦，坚决禁鸦片烟、禁赌、禁娼等决议。这些决议是在革命派与以大劣绅杜连茹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及地主豪绅的激烈斗争后才通过的。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郭滴人辞锋锐利，说理透彻，往往使对方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从农讲所回到一九二七年三月这半年里，郭滴人不知疲倦地来往于城乡之间。他除了与党总支同志商讨工作，同国民党左派人士交换意见外，还在家乡的开明、积山小学兼教常识课。郭滴人办事从实际出发，深入细致，注意党的政策。在这期间，张旭高等人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左”的行动。有人来问郭滴人：“神象烧了，祖坟要不要挖掉？”郭滴人耐心启发道：“烧毁神象是有些过分了。祖坟当然不可挖。但是要思想，年年祭祖坟，土豪劣绅坐轿去，分的祭品特别多，农民赤脚走路，诚心敬祖宗，分的祭品才二两猪头皮，这不是太不公平吗？可见世上有什么神呢？”他还以农民的痛苦生活为题材，编写山歌在农村传唱，他常向乡人讲述古代农民起义故事，特别是介绍彭湃领导海、陆丰农

民暴动的情况。农民们都说郭滴人讲的事情最容易听懂，称他为“我们的贴心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龙岩国民党右派杜连茹一伙勾结反动军队，纠集流氓地痞，捣毁岩平宁政治监察署和国民党县党部，解散工会和农会，陈庆隆、郭滴人等革命者受到通缉。此时，党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入农村，郭滴人深入穷乡僻壤，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渐渐在农村中扎下了根。一九二七年七月，邓子恢从江西回龙岩，党总支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农运工作继续推向前进，他们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使龙岩除了溪口、雁石、内外山前等区外，农民协会遍地开花，全县农协会员近十万人。许多地区都建立了“党支部——秘密农会——公开农会”三套组织，党在群众中深深扎根，成为坚实的领导核心。

一九二七年秋，闽南著匪陈国辉部改编的省防军第一旅进驻龙岩，陈勾结地方反动势力，企图扑灭革命势力。十一月，郭滴人在四五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准备欢迎蒋、蔡十一军过境）揭露土劣林尚轩、林树宏劣径，于是愤怒的群众立即行动，把林尚轩、林树宏住宅捣毁，发动了龙岩城暴动。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及斗争的需要，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成立中共龙岩临时县委，郭滴人为组织部长。县委设在东肖的后田。不久，省委派人来闽西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及福建省委“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重要方针。这年冬天，郭滴人、邓子恢在后田领导农民向地主开展“二五”减租，向族长清算公账款取得胜利后，又在

村里开办青年夜校和青年国术馆，并亲自到馆里讲课作指导，使青年们获得一定的政治、军事知识。郭滴人还特别注意在贫雇农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建立了后田村党支部。一九二八年三月四日党领导后田农民大闹“关帝福”，群情激昂。县委罗怀盛、郭滴人、邓子恢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批准了后田党支部的武装暴动计划。当夜击毙地主狗腿子，缴获地主的全部武装，召开全村群众大会，郭滴人代表龙岩县委庄严宣布：“从此田租不交，旧债不还，田地由农民分配”。当众将田契、借约付之一炬。第二天又破仓分粮。为了对付军阀陈国辉的武装镇压，在岩永交界的大排公学成立了以陈锦辉为队长的后田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郭滴人和邓子恢的直接领导下，不断袭击敌军，捕杀反动分子，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闽西根据地的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后田暴动是“闽西土地革命之先声”，它标志闽西革命从此走上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一九二八年四月，邓子恢、罗怀盛调外地工作，年仅二十二岁的郭滴人主持、领导全县的工作，农民运动仍不断开展，各区乡党支部及秘密农会日臻完善。一九二九年三月，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长汀。郭滴人和县委的同志们紧张地进行全县总暴动的部署，五月二十三日，红四军兵分两路攻打龙岩西、北两城门，郭滴人率领游击队和农会会员一千多人，配合红军攻城。当天，爆发全县农民武装暴动，以策应红军。六月三日、六月十九日，郭滴人又率领地方游击队配合红军军事行动。龙岩解放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闽西特委颁布的土地革命斗争纲领。郭滴人根据永定溪南里的

分田经验，制定了分田原则和政策，并在后田先作试点，取得经验，全县铺开，前后不到一个月，全县各区都完成了土地分配任务。

一九二九年九月，龙岩各区乡苏维埃政府都建立起来了，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深受群众爱戴的郭滴人当选为首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翌年七月，在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郭滴人当选为闽西特委书记。十二月，闽粤赣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特委，郭滴人为宣传部长。会议纠正了作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主要特征的那些冒险错误，但对其思想实质，却没有加以清算。这些“左”倾思想的余毒，导致了一九三一年春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的一起重大错案。在这错综复杂的斗争面前，郭滴人一开始也曾轻信了关于“社党”活动耸人听闻的报告，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肃反”斗争。同时，在“左”倾气氛十分浓厚的情况下，郭滴人未能完全摆脱党内“左”倾错误的羁绊，在“肃反”初期曾经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随着斗争的展开，他发现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党员相继被害，连他亲自培养入党的早期暴动领导人，也蒙冤受屈，他感到运动被引入歧途。这一想法，得到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的赞同。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接受党中央发来的指示，撤消闽西肃反委员会和林一株的主席职务，另行成立了以郭滴人为处长的闽西政治保卫处。为了及时制止肃反错误继续蔓延，九月底，以郭滴人为首的闽西政治保卫处首先采取断然措施，严厉制裁了在“肃社党”事件中滥用职

权，肆意杀害了大批革命同志的林一株等。在这场斗争中，郭滴人大智大勇，狡黠凶狠的林一株只好束手就擒。随即郭滴人和张鼎丞决定直接向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反映这一严重问题。一九三一年秋，他们到瑞金向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同志汇报了闽西“肃社党”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同志指示他们立即返回闽西，进一步纠正错误。郭滴人和张鼎丞回到闽西后，传达了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的指示，释放了一大批被关押的同志，从而基本上稳定了闽西苏区的局面。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郭滴人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福建分局长。他在国家专政机关工作，十分注意党的政策，经常教育干部不要打骂虐待犯人，更不准搞逼、供、信。干部有过失，他从不大声呵斥，而是充分地说明道理，使人口服心服。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八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成立省苏维埃政府，郭滴人当选为省苏执行委员并担任文化部长。不久，中共闽粤赣省委召开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郭滴人当选为省委常委。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红军东路军总部在长汀召开关于攻打漳州的军事会议，郭滴人与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其他领导人罗明、张鼎丞、李明光等出席了会议。四月十日，东路军攻克龙岩。二十日东路军进占漳州，地方工作亟待开展，重整龙岩的担子很重，郭滴人回到龙岩后，毅然主持党政领导工作，带领干部下乡宣传发动群众，重建工会、农会，恢复区、乡政权，组织游击队，消灭民团、土匪。红军攻下漳州后，缴获了千担以上的军用物资需要抢运。郭滴人发动群

众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农民支前队伍，赶往漳州搬运。在郭滴人、郑德生、魏金水等人的努力工作下，全县生产秩序很快恢复，获得了丰收，农民生活趋于安定，出现了农民积极支援红军的热潮。

一九三二年十月，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进占龙岩。郭滴人回到省委，先后担任了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地方工作部长。

一九三三年二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郭滴人始终认为，罗明深入群众，对闽西的情况比较熟悉，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工作上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正确的。王明“左”倾错误的追随者指责他是“罗明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撤消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加以打击，再次调到军区宣传部；最后调到一个地方去监督几十个人修筑工事。在此期间，还逼他写“声明书”，但他一个字也不写。在这样的逆境里，郭滴人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始终没有动摇，他坚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澄清。一九三四年四月，郭滴人进入瑞金沙州坝中央党校第二期高级班学习，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六月毕业，被分配到宁都参加红军的扩红宣传工作。

王明“左”倾错误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郭滴人将要离开多年来哺育他成长的中央苏区，告别朝夕相处的革命根据地父老兄弟，心情沉重，依依不舍。临出